

腾格里沙漠奇遇记

王奥娅

三毛曾说：“正是黄昏，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艳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对三毛来说，沙漠是爱情的故土；于我们而言，沙漠却是一片未知的神秘地带。

撒哈拉太过遥远，回归沙漠，我选择了腾格里。

掉队

今天，我们要在腾格里沙漠中徒步60公里。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营地开始，行走不到1公里，放眼望去，无垠的沙漠到处是跌宕起伏的沙山与盆地。除了漫天黄沙，几处干枯杂草汇集成的灌木沙地一簇簇地开在这片刻着褐色泪痕的龟裂大地上，让人看不到生机。

没有像队友们那样急不可待地往前跑，我们和一对情侣慢悠悠地漫步在队伍最后，还自告奋勇地为他们拍照。看得出来，情侣很激动也很开心，两人站在高高的沙丘上，牵着手深情地凝视对方，本应爱意绵绵的眼神中竟夹杂着些许惆怅与不舍。后来我才知道，男生将赴国外读研，两人为了各自更好的前程，决定以此作为分手旅行，结束他们3年的感情。

继续向前，边走边玩的我们离大部队越来越远。一时的贪图享乐，终于让我们在沙漠里彻底迷失了。沉浸在拍照中的我们，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深陷窘境。

迷路

整片大漠有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沙丘，自作聪明的我们以为只要按图索骥，沿着队伍脚印前行，暂时的停搁不足以酿成大祸。

但谁知，那一望无际的沙漠越走越荒芜，没有任何带有标志性的物体；肆无忌惮的狂风呼啸而过，把一道道本就浅显的脚印吹得无影无踪；流动沙丘高高低低，在风的作用下，倾向不断迁移。连绵的沙山和沙垄就像游走在大地上的巨龙，蜿蜒盘旋，悄无声息地扭曲着方向，卷走了我们所剩无几的希望。

头顶的烈日残酷灼烧，几近崩溃的我们望着眼前的滚滚黄沙，深感渺小与无助。恐惧和悔意渐渐点燃了处于心底暴躁边缘的火种，烧毁了我们仅剩的一丝淡定与镇静。我

们开始互相埋怨，推卸责任，失去理智，崩溃地嘶吼哭喊。

早就听闻沙漠的天气异常多端，刚到正午，头顶的骄阳就被乌云覆盖。墨色浓云挤压着天空，掩去了犹存的那束刺眼阳光，压抑得整个世界都跟着屏息。沙漠中冷酷的狂风凌厉狂躁地穿梭于各个沙丘之间，也将我们近乎殆尽的勇气和希望混入飞石一并吹走。

恶劣的周遭环境警告我们，必须强迫自己恢复理性。我抓起手机，发疯似的朝着最近的一个沙丘跑去。被风吹过的荒漠之沙变得异常柔软，那种绵软的“陷落感”让人毫无安全感可言。没跑几步，鞋里就灌满了黄沙，步伐也像注铅一样变得越来越沉重。

跑到沙山山顶，我举着手机将手臂伸到最远处，依然得不到格信号，被残暴的飞沙走石毫无阻碍地鞭打着。面对四面无垠的荒漠，我近乎绝望，瘫软地坐在坡顶，任凭黄沙覆盖我的身体。

绝望

忽然间，我看到远处黄色的沙漠中仿佛镶嵌着一条黑色的纽带，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修建在沙漠边缘的应急公路。如同深陷沼泽后重见光明，我狂喜地扭头转身向下狂奔，却在下一秒陷入流沙。我挣扎着扭动身体，却陷得越来越深；大声地向朋友求救，声音却被怒吼的狂风吞噬。

流沙紧紧地捆住我整个下半身，我不敢再挣扎。风卷着沙，结实地打在我的皮肤上，却未感到丝毫疼痛，因为与死亡的恐惧比起来，这真的算不了什么。好像一直支撑我的最后一根希望稻草也被折断一样，这次我真的绝望了，闭上眼，选择接受现实的审判。

这时，一双手从后面搂住我的肩膀，是同伴使劲地把我往上拔。重复了近10次笨拙却有力的动作后，我终于逃脱了流沙的魔爪，鞋子却永远地被埋葬在滚滚黄沙之中。我重获新生般谨慎地坐在流沙的斜坡上，生怕身体再次陷落。两个人顺着流沙滑到谷底，正好被身后这座敦实的沙塔保护。各怀

心事，各有情绪，两个人都不好意思，尴尬地笑了笑，一切都像做梦一般，终于结束了！我光着脚，小心避开生长在荒漠中的荆棘，与同伴相互扶持，朝着公路走去。

奇遇

狂风过后，沙漠的景色又起骤变。高空倏然变得万里无云晴朗湛蓝，澄澈得像碧玉一样，纤云不染。

远处公路的形状愈发清晰，后面阵阵呼喊从我耳畔传来。回头望去，约一公里处正缓缓走来一队徒步者。他们与我们一样，赶往同一个营地——天鹅湖。征求领队大叔的同意后，我们加入了这支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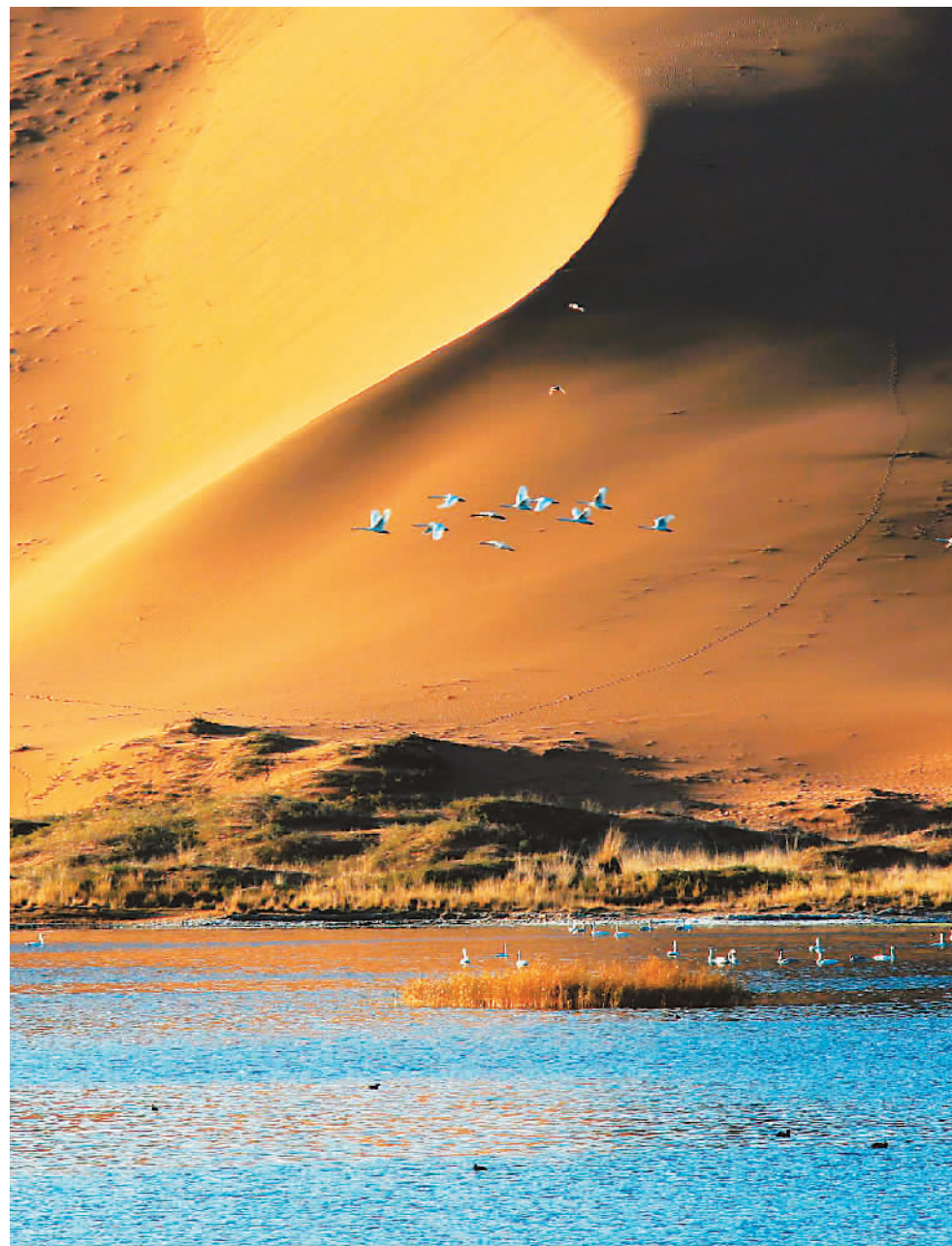
沙漠里依然狂风袭人，刚挣脱流沙束缚的我，对于沙丘高处有种后怕的恐惧，然而，领队大叔却自然娴熟地将我们带上高处的山脊。原来，沙漠山脊能经住高处的风化剥蚀，它质地坚硬、少有流沙，所以只要顺利攀上山丘，就不用担心陷落。另外，山脊视界开阔，易于观察道路情况，也容易确定所在位置，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便于引导徒步者快捷地到达目的地。

这支看起来矫健的沙漠徒步队，平均年龄竟已超过60岁。队伍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紧跟在领队后那位笑容灿烂的奶奶。她老伴3年前因病去世，回想起老伴在世时曾与她一起旅行的经历，奶奶便想重走一回旅途，缅怀逝去的爱人。我想，支撑她一路走来的，除了沿途如画般的美景，更多的还是她与丈夫生死相隔却依然相依的爱情。

坚持

“到了！再有700米就到天鹅湖了！”领队突然一声高呼。那就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天鹅湖吗？我们顿时精神焕发，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之后的两个小时里，我总共走了近10个“700米”，这也让我深刻地明白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的深意。看似近在咫尺实则



腾格里沙漠天鹅湖的如画美景 大漠天鹅湖摄

远在天涯的绿洲令我抓狂，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状态激发了我对“被欺骗”的抱怨。我堵在领队大叔前面，要讨个所谓的说法。

大叔看着我焦躁的样子，并没有对我表示不屑与厌烦。他慈祥地笑着说：“你就不懂了吧，刚才要不是那么给你讲，你现在肯定没力气、没动力继续走了。不是吗？我们在沙漠中徒步，‘实际距离’这种说法根本不存在，不走丢就算好的咯。一直跟你说700米，是为了让你不放弃。”

听完大叔的话，我感觉非常尴尬，羞涩地跑回队伍末尾。队伍里走在前面的老人，相续转头继续鼓励我。突然之间我觉得，遇见他们，很幸福。

到达

不知又走了多少个700米，我们终于来到了天鹅湖旁。沙水相依，浑然天成，柔软绵密的沙子让人感到无限舒适。一阵风起，几粒沙漂向湖水，涟漪泛起，芦苇轻荡，羊群咩咩地唱着它们的“沙漠之歌”，像一片浮

云飘过，自在无忧。

绕过天鹅湖，我们终于到达了营地。落日的余晖带来了数束星辰。那点缀在深蓝色夜幕上的点点星光，依然照得整片天空灿如白昼，映衬着整片沙漠，显得更加雄壮苍凉。澄澈的夜空里，无数颗晶莹的“钻石”，舞动在无边的银河里。一旁的领队招呼我们过去参加篝火晚会，天南地北的有缘人手牵起手，围着火堆舞蹈庆祝，热闹非凡。

炫丽的烟火飞向无垠的夜空，与斑驳的星海融为一体。仰望星空，那些星火烛光仿佛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和理想；脚踏沙地，银河的轨道仍指引我们无畏恐惧，继续前行。情景交融，只觉身处梦境，让人着迷。

入夜的沙漠寒气逼人，我裹着厚厚的衣服钻进睡袋里，依然能感受到篷外的透骨奇寒。沿途的遭遇带给我成长，教会我忍耐。虽困难重重，但我也因此见证了沙漠的粗犷壮阔、人性的坚毅善美。面对浩瀚的大漠，我是如此渺小，却又如此坚强。

只想感谢这片金色的汪洋，为我留下一段难忘的人生征程。

漂流杨家溪

李东胜

如今，漂流早已不是新鲜事。中国内陆江河支流众多，几乎都断不了桨声筏影，人们体验休闲、寻求刺激、追逐时尚、拥抱自然……

杨家溪，位于闽东霞浦县境内，因山石裂缝交错，天然成“杨”字而得名。我们沿着海湾，拐向山弯，在海姑娘飘飞的衣袂褶皱间，结识了这汪别样的水。这是一条溪，却有点宏阔，有点厚重。

水在山，涓涓滴滴，那是婴儿，唧唧呀呀地吟唱；水在涧，汨汨淙淙，那是少年，欢欢喜喜地抒情；水在溪，滚滚滔滔，那是青年，急急切切地宣泄；水在这里呢，分明已是沉稳凝重的中年，波澜不惊，浸得两岸树更绿、草更青，浸得岸崖上嶙峋的怪石也脱袂峥嵘，平添一股灵秀。

向岸边望去，平展展的山石如一面旗帜，石上裂缝纵横交错天然成字，“木”字旁“易”字身，难怪叫作“杨家溪”！上天早就为此地赐给了。而这面“旗”，矗立于此恐怕亿万年了吧，却总有好事的人们附会出杨文广征蛮的故事：溪边耸峙的山石，那是文广战舰倾覆，船头高翘；崖上象形的人面，那是将军凄然回望，泪眼朦胧。既是杨家溪，不加油漆醋来点“杨家将佐料”，如何够味？

稍公的竹篙点破了诸般遐想，竹筏悠悠顺流而下。水面渐阔，凸显出“中年的雍容”，两岸青山不再是峻峭模样，平谷缓坡满目绿叶青枝。据说，那都是枇杷树，临夏

之际遍野橙黄，此时逢秋却只有叶片婆娑。

秋山澄澈，秋水苍茫，这样的景致对于少年，或许过于沉闷了；这样的山水对于青年，或许太缺乏刺激了；可对于已届人生之秋的我们，却实在是上天的恩赐：山到中年、水到中年、人到中年，人与山、人与水默契于心，我看青山看我，澄水如我我如山！

山风从脑后拂来，携一缕山的清爽；海风自身前袭来，奉几丝海的腥咸；山风和海风，轮番在我的胸前背后日落月出。多么奇妙的感觉啊！人在山溪，却应和着海的呼吸，遥遥切切地宣泄；不正是壮阔的海口？海面上翻卷的潮水，它可会激荡起我胸中的波涛？

竹筏悠悠滑。这是多么宽阔而澄澈的湖面啊！岸退到远远的天那边去了，天浸到近近的水里边来了，白云浅浅地浮起来，眼波深深地潜下去。人在水中，人在天上，人在漫无边际的时空。

一壶茶，二三友，我不要艄公，任竹筏有脚，任浪花漂游。我看见一个圣人，在遥远的岁月那端，轻轻吟唱：“乘桴浮于海”……



人在旅途



探访茶乡羊楼洞

李笙清

“万峰入羊楼，双溪绕凤丘。天开珠洞晓，月旁石潭秋。翠入梧桐秀，香来蕙若幽。登临长一啸，月夕紫烟浮。”在明代诗人廖道南的笔下，鄂南古镇羊楼洞别具风情。

作为著名的茶乡，羊楼洞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我慕名前来探访羊楼洞老街，感受老镇那经年不散的馥郁茶香。

羊楼洞为赤壁市六大古镇之一，距城区26公里，为湘鄂交界要冲之地。这里四面环山，土壤系层砂质，水源清澈甘醇，环境清幽，气候宜人，特别适合茶叶种植，被称为“中国砖茶之乡”。据史料记载，距今2000多年前，这里就有茶叶种植，唐代时则“唯以植茶为业”。宋代以降，羊楼洞茶叶出口激增，远销异域。到了明清

时期，羊楼洞茶业蓬勃发展，晋、粤茶商在这里设厂制茶，一时间茶庄林立，茶业兴旺。清末以后，随着俄、德、日等国商人竞相在羊楼洞开设茶厂，制作砖茶，产品远销海外，赤壁茶业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茶叶品牌。

羊楼洞古街位于盛产赤壁名茶“松峰茶”的松峰山下，始建于明代，至今保存完好。漫步老街，映入眼帘的是狭长的街道，格局为“河——建筑——街道——建筑”的线性空间模式，民居皆临靠松峰港顺水而建。整个古街道划分为3段：庙场街段、复兴街前段和复兴街后段；宽约4至6米，长1000余米，街面全部以硬质青石板铺设。走在平坦的板道上，游走于连片的古建筑之中，想到数百年前，这里茶庄店铺林立，商旅往

来熙攘，如今满目都是岁月的沧桑。

羊楼洞石板街现存有明清民居建筑150余幢，住宅形式为封闭的四合院天井院，以斗转封火墙围合成院落。多进厅最为多见，亦有纵向数进和横向护厝相结合的大型合院。街上的建筑群有着明清以来的“历史味道”，其独特的人居环境、浓厚的历史积淀，对研究古建筑、民俗风情有极大的价值，是研究湖北历史文脉和传承地方特色不可多得的“实物标本”。

由于交通不便，自唐代至清代，羊楼洞生产的茶叶主要靠人工陆路运输。从羊楼洞启程，茶工用独轮车（又称“鸡公车”）将茶叶运到赤壁新店古镇，下河装船运往汉口，再从汉口中转起运，翻山越岭，过江涉湖，终点是遥远的俄罗斯。这一重要的运输线路经过岁月的洗礼，形成一条辙迹与历史一般幽深的茶马古道，诉说着万里茶路的辉煌旧事。

走在古老的羊楼洞石板道上，我仿佛看到一群赤膊的汉子，推着载满茶叶的独轮车，汗流浹背地穿行在烈日之下，或披蓑戴笠地蹒跚于冬日的寒风冰雪之中。我的心仿佛也跟随着那一串串“吱吱嘎嘎”的车轴声渐渐渐远，行走在漫漫茶道，穿行在岁月深处。

随着羊楼洞新镇区的建设，很多老老人都搬离了这里。因为文物古迹保护措施出台，这些古民居没有被拆毁，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漫步老街，我发现也有一些留守在老街的居民，过着平静闲适的生活。若在春天造访，元宵节的红灯笼还会挂在临街的屋檐下面，过年的气息依旧弥漫在古老的长街。

我走进散发着古老气息的房子时，好客的主人斟上一杯浓浓的热茶，如数家珍地介绍着房屋中所有上了年代的物件：明代雕花的天窗，屋角清代的石臼，屋顶明代民窑烧制的小布瓦，厢房里堆满杂草的鸡公车，数代人传下来的油漆已斑驳的八仙桌，朝街的那个曾经经营茶叶生意的木柜台，祖辈靠茶制茶的还未朽烂的简陋工具……茶马老街还依旧，旧闻轶事有茶香。

“羊楼古巷青石幽，洞庄百年木楼秋。千载修得茶香绕，观音泉韵洗风流。”离开羊楼洞老街时，正好夕阳西下，迎着拂过长街的晚风，远眺松峰山漫山碧绿的茶园，我忍不住浅吟起这首浸透了岁月茶香的古诗。在青石板上独轮车碾压出来的深深辙迹里，岁月的厚重让人感慨不已。

题图：古镇一瞥 颜小咪摄